

# “文化资本”理论下的现代教育问题解读

陈卓

(浙江警察学院 社会科学部, 浙江 杭州 310053)

**摘要:**文化资本是一种非正式的人际技术、习惯、态度、语言、风格、教育程度、格调与生活方式,分为文化能力、文化产品和文化标签。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是文化资本的两种再生产方式。文化资本发挥着一种遮蔽的功能,达到“炼金术”的效果,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区隔”的隐蔽化和合理化。利用相关理论,对经典故事和现实问题进行解读,可以为当今中国的教育改革和文化建设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思路。

**关键词:**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现代解读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99(2012)01-0088-06

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资本”这一概念日益深入人们的社会日常生活,文化趣味、消费方式、教育资历等差别体现了文化资本的获取和作用的差异。如何从文化资本的视角看待现代人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如何理解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文化”日益取代“经济”的转变,已成为当前学术界的一大热点问题。“文化资本”到底是谁先提出来的尽管存有争议,但它在布尔迪厄的理论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这倒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鉴于布尔迪厄理论体系的庞杂和表述的含蓄晦涩,有必要结合国人熟悉的材料和事实,将理论与现实结合起来,并侧重于利用相关理论,对经典故事和现实问题进行解读,从而为当今中国的教育改革和文化建设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思路。

## 一、文化资本的内涵和类别

2007年正值我国恢复高考制度30周年,我国首次针对高考状元职业状况进行的调查报告也在当年8月份问世——“中国校友会网大学评价课题组”发布的《中国高考状元职业状况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这一报告引起了较大反响,争议之声不绝于耳。实际上,无论从样本覆盖面看(调查统计到的状元总数与统计到职业状况的人数分别占总数的27%和10%,两者均不到30%),还是从职场规律看(高考状元的年龄尚未达到职场状元所需要的年龄),《报告》对高考状元的批评都有些失之草率。

但是,在今天的社会,人们对于高考状元“不成器”的批评已不鲜见,《报告》只是“丑化状元”现象的一个缩影。在这个问题上,“丑化”和“高标准、严要求”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如果把“高考状元=职场状元”的等式作为衡量标准,这些高考状元的确很不成器,我们的教育也有大问题。但这一问题本身就存在问题。《报告》中说到:“高考状元集万千希望于一身,按理说毕业后应该出人头地做出一番大事业。在社会公众心里,高考状元不仅是高考的佼佼者,更应该是毕业后成为社会各行各业的佼佼者,成为‘职场状元’,比如知名的科学家、教育家、法律专家和学术大家,成功的商界精英、政界翘楚、媒介大腕、文艺名人或社会名流等,高考状元

收稿日期:2011-11-10

基金项目:浙江省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公安本科院校合作培养学生模式研究”(yb09080),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常规性立项课题“制度改革、文化革新与教育公平”(B11JY09)

作者简介:陈卓(1981-),男,湖南怀化人,浙江警察学院社会科学部副教授,教育学博士。

应该有这样的期望和抱负。”<sup>[1]25</sup>这种认识很有代表性,也正是人们长期以来一直在呼吁的。所谓“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走出象牙塔”等,都有这样的含义。但它们存在不少的误区,其根源在于对文化资本内涵缺乏应有的了解,从而混淆了“经济资本”(Economic capital)、“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与“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的界限。

在布尔迪厄看来,资本以多种形态存在,大致可以分为三种:(1)经济资本以金钱为符号,以产权为制度化形式;(2)社会资本以社会声誉、头衔为符号,以社会规约为制度化形式;(3)文化资本以作品、文凭、学衔为符号,以学位为制度化形式。资本凝结着社会成员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体现社会资源的不平等分配。资本只能在场中根据不同的位置上的不平均分布发挥效益。<sup>[2]129</sup>根据布尔迪厄的分析,文化资本是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相对的一种重要资本,它指一种标志行动者的社会身份的,被视为正统的文化趣味、消费方式、文化能力和教育资历等的价值形式。<sup>[3]267</sup>。特纳将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定义为“那些非正式的人际交往技巧、习惯、态度、语言风格、教育素质、品味与生活方式”。<sup>[4]192</sup>文化资本有三种存在形式:(1)具体的状态,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的形式;(2)客观的状态,以文化商品的形式(图片、书籍、词典、工具、机器等等),这些商品是理论留下的痕迹或理论的具体显现,或是对这些理论、问题的批判,等等;(3)体制的状态,以一种客观化的形式,这一形式必须被区别对待(就像我们在教育资格中观察到的那样),因为这种形式赋予文化资本一种完全是原始性的财产,而文化资本正是受到了这笔财产的庇护。<sup>[5]192-193</sup>

很明显,高考状元获得最多的是文化资本,而职场状元更多的是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两者虽然密切联系,但毕竟属于不同的“场域”,千万不可混为一谈。所以说,“通过学业评判合法地建立起来的分类等级一劳永逸地取代了已经存在的个体分类等级——这些个体的成绩,作为不同的本质的实现,在社会关系上是不能比较的,即使它们在‘技术上’可以相互取代。”<sup>[6]172</sup>从文化资本的三种存在形式看。通过大学教育,学生获得了三种文化资本,但这三者所占的比例却是不同的,这种差异,不仅反映在不同类型的学校之间,也反映在同一学校内不同学生身上。但不管具体的差异情况如何,有一点是共同的:通过大学教育,学生获得了体制状态的文化资本——只要他能顺利拿到毕业证书,因为证书就是获得体制状态的文化资本的标志。大多数时候对大多数人而言,获得体制状态的文化资本才是最直接也最重要的。

当然,“以一种客观化的形式”体现为“体制的状态”(例如:文凭),这只是一种“文化标签”。有了这种标签,并非具备相应的“文化能力”,所谓“真的假文凭”就是这个意思。要获得文化标签容易,要具备文化能力却比较难。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例如众所周知的灰姑娘的故事。灰姑娘的故事是格林兄弟创作的经典童话。也许正因为是童话,它更多采用的是故事和比喻的方式,而不重事实和逻辑。<sup>[7]137</sup>然而,在“任何专门知识中孤立地使用比喻、故事、事实和逻辑,会造成无穷无尽的祸害”,<sup>[7]153</sup>童话也不例外。无论是什么类型的知识,都需要将四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姑且撇开神话的想象色彩不论,需要指出的是灰姑娘故事中一个有违社会规律的问题。

在灰姑娘所处的古代西欧,对门第等级的重视是社会最显著的特征。一个贵族举办的舞会,当然只能邀请贵族,穷人是不能染指的,更何况是王子的舞会。所以,当后娘的两个女儿接到了舞会邀请后,她们忙着使唤灰姑娘帮她们梳妆打扮的同时,还不忘嘲笑灰姑娘:“喂灶猫,你也想去参加舞会吗?”话虽刻薄,但也是实情。因为灰姑娘从小就失去了母亲,被后母看成眼中钉、肉中刺,给她吃最粗劣的食物,让她干最脏最累的活,不仅吃不饱、穿不暖,连睡觉都没个适当地(这正是她“灰姑娘”称呼的由来)。灰姑娘固然是聪明的、善良的,但她的聪明和善良能否弥补她“习性”(布尔迪厄语)中关于贵族生活的空白?习性“作为后天获得的发生性的构架体系,客观上适应着它从中得到建构的特定条件。……它产生所有与这些条件而不是别的条件相一致的思想、知觉、行为”。<sup>[8]95</sup>在这样的基础上,不同的人获得了属于自己的文化资本。灰姑娘的感知图式、评价图式、行动图式中,没有贵族小姐所需要的东西。

能够“包装”出来的是华丽的马车、漂亮的衣服和晶莹的水晶鞋,但更多的也是更重要的东西却是“包装”

所无能为力的。这些漂亮包装所不能带来的东西,就是文化资本。可以看出,灰姑娘所缺乏的是文化资本的第一种形式,即“具体的状态”,这种资本在灰姑娘身上,主要是通过家庭环境获得的,它一经形成,便融合了精神、身体、知识、技能、教养趣味等诸多因素,成为一种综合的文化产物。这种文化资本是长期吃不饱、穿不暖,干最脏最累的活,连睡觉都没个适当地灰姑娘装不出来的,更是“变”不出来的。

## 二、文化资本的再生产方式

童话毕竟是童话,我们没有必要过于较真。这里要说明的是:对于每一个身处现实社会的人而言,文化资本就象空气一样,是他们摆脱不了的制约因素。文化资本决定了人的言行举止、思维方式。在《国家精英》的开篇序言中,布尔迪厄就明确地指出:“在社会结构和心智结构之间,在社会世界的客观划分(尤其是不同场域中的支配者与被支配者)和行动者划分社会世界的关注原则(principes de vision)与划分原则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sup>[6]</sup> 布尔迪厄在揭示出生活方式与社会位置之间的结构同源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文化资本是如何通过家庭与学校这两种主要方式得以实现再生产的。布尔迪厄分析了文化资本再生产的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在人们对此还未形成意识的早期就全面展开了”,“它是通过年幼时期的家庭体验获得的”;第二种方式“从较晚的时期开始,以一种系统的、速成的学习方式进行”<sup>[9]</sup><sup>120</sup>。灰姑娘童话体现出文化资本再生产的第一种方式。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贵族与普通百姓被“天然地”也是“理所当然地”区别开来。

布尔迪厄指出,“我们称之为自如的东西其实就是某些人的特权,他们以一种不自觉的耳濡目染的方式,在他们的家庭环境中获取了知识,因而他们对于自己的母文化有着渊博的知识,并且能够与之保持一种亲密的联系,这意味着他们能够无意识地获取这种文化。”<sup>[6]</sup><sup>36</sup> 这里揭示的正是文化资本再生产的第一种方式。可以说,这种方式是天生的,“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纵使灰姑娘灵机天启、冰雪聪明,她也不可能凭空“创造”出贵族和王子所需要的高贵气质来——当然,王子可能厌恶贵族的惺惺作态而欣赏平民的天真淳朴,但这种天真淳朴的美德与贵族舞会的场合无疑是格格不入的。如果要避免在文化资本上犯错误,就应该把他们相识的地点换在田野乡间。

家庭是文化资本最初也最基本的再生产场所,在充分反映出家庭成员(不仅是父母,布尔迪厄就十分重视祖辈对后代的影响)文化素质和兴趣爱好的家庭环境中,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将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后代正是通过这种熏陶渐染无意识地继承家庭的文化资本并将其身体化的。所以,出身于书香门第或艺术世家的孩子们从小就受到来自父母的文化熏陶并有大量的机会接触各种音乐和文学艺术作品。这一最初的人生经历在不知不觉中把他们培养成了具有高贵气质、敏锐感性和良好趣味的文化贵族。<sup>[9]</sup><sup>120</sup> 也正是依靠文化资本的这种再生产,贾府的丫鬟各个都似小户人家的小姐一般——大家族通过自身丰厚的文化资本,把丫鬟仆人“熏陶”得非同一般。这种资本,是任何平民所不可企及甚至不可想象的。

家庭教育是文化资本的再生产方式之一,通过它,个体实现了早期社会化。与此相对应的,还有文化资本的第二种再生产方式,那就是学校教育。关于这一点,2004年发生的震惊全国的马加爵事件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样板。在教育系统,“大学生按社会出身、性别或过去的学业的某种特点等标准分成若干属类。如果像人们经常做的那样,不知道这些属类在过去的学习过程中受到过不平等选择,就无法完全解释这些标准造成的所有变化。”<sup>[10]</sup><sup>85</sup> 追溯马加爵的学习历程是很有必要的。

据报道,初中时马加爵的成绩不仅在班级而且在年级都名列前茅,这个时期,他还获得了一次全国物理竞赛的二等奖。用老师的话说:“初中时,他无疑是风光的,同学们都非常佩服他。”后来他考进百年名校、广西16所重点高中之一的宾阳中学,他的同学不全是来自附近农村,很多都来自外县市,马加爵对世界的看法开始发生变化,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拼命学习,而是迷恋上了武侠小说,因而成绩一再下跌,人也开始自卑封闭起来。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是从小天鹅到丑小鸭之间的骤然变化,其间的落差是十分显著的。事实上,如

果仅仅是在考试分数上进行角逐,马加爵并非弱者。在高中的一次离家出走后,马加爵突然醍醐灌顶,一改前几年浑浑噩噩的生活,发了疯似地恶补以前落下的课,而凭着最后这半年的努力,他竟然高考中的,而且成绩排在班上第四名。当时的班主任卢利铭说:“实际上,按照他的成绩当时都可以上哈工大。”但在整个文化资本的竞技场上,他却处于绝对劣势,甚至难有翻身之日。要知道,“成绩”与“素质”之间是不能划等号的,“成绩”与“文化资本”的差距更不可以道里计。

“大学生们永远也不能完全摆脱他们出身的阶级,甚至他们的境遇与实践(后两者总是与他们的出身密切相关)。因为,作为知识界的新手,他们与所出身的阶级及与他们的境遇和实践的关系为他们自己下了定义。”<sup>[11]</sup>入大学后,马加爵曾试图融入新的文化,看其他同学幽默地开玩笑,他有时也想表现一番,结果往往弄巧成拙,反而让大家觉得他很可笑,情况越来越糟糕。他开始怀疑一切,变得有些神经兮兮,而且脾气越发暴躁乖戾。他越是越想融入新环境,就越被新环境作为异端而拒绝;越是想和新同学套近乎,就越被新同学当作另类而排斥。当用功读书被视为“老土”而受到嘲笑时,当寝室同学晚上围绕女孩子而展开“卧谈”时,当有钱的同学找女朋友大摇大摆地在学校旁边租房子同居时,当冬天天冷宿舍同学给他一二块钱让他替自己洗衣服时,当他暗恋着的那个女生当着许多人的面毫不留情地把他写的情书撕个粉碎时,当同学趁着马加爵不在寝室而在他的被子上撒尿时,当由于打牌常赢而被同学怀疑作弊并受到嘲笑和侮辱时,马加爵在文化资本上的劣势就一步一步地、愈发明显地暴露出来;更为糟糕的是,在这场角逐中,他似乎无能为力,注定了只能接受失败的结局。

但失败者也是有尊严的,他也需要在自我认同和自我确认的基础上找到生活的信心和依靠。于是,当玩电脑游戏成为时尚,不会玩的人被视为“土包子”的时候,马加爵买了电脑,并学会了玩电脑游戏,而且常常玩暴力游戏。对此,我们丝毫没有理由谴责他。诚如布尔迪厄所言,“在社会结构与心智结构之间,在对社会世界的各种客观划分——尤其是各种场域里划分成支配的和被支配的——与行动者运用于社会世界的看法及划分的原则之间,都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sup>[12]</sup>对马加爵而言,他身处其中的场域决定了他所能经历的,他所能感受的,他所能思考的,将这些社会结构与他的心智结构连接在一起的,就是“暴力”“游戏”。最后,用暴力的方式,他结束了同学和自己的人生游戏。

### 三、文化资本的“隐蔽”功能

马加爵事件发生后,据同学事后反映,马加爵俨然成了一个性格怪异、脾气火爆甚至有点精神失常的怪人、病人。然而云南省司法厅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委员会对马加爵的精神作了鉴定,结论是马加爵精神状况正常,属于完全行为能力人。实际上,马加爵是不是精神病人,这个问题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表述或者描述,揭示出话语背后的东西。这里面反映的是文化资本的“隐蔽”功能。在马加爵事件发生后,评价者通过对当事人的评价,体现出“伪装的非功利性”(布尔迪厄语),从而遮蔽功利的动机,最终巧妙地实现对自身的有利判断。对于那些把马加爵推到精神病人队伍的人(尤其是马加爵身边的同学、老师)而言,越是义愤填膺地批评甚至批判马加爵的“怪异”和“冷酷”,就越能彰显出他或她们自己的“正常”和“热情”,事实上他或她们之所以如此,也正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反正马加爵很快“就不在游戏之中了”,他“不再构成任何威胁”,他的角色,就是“人们为了抢夺以他的名义积累起来的象征资本而展开的斗争的焦点”。否则为什么得知马加爵被处决的消息,云南大学全校上下弹冠相庆,像过节一般喜庆呢?

不管怎么说,马加爵的确杀了人,而且是杀了四个与之朝夕相处的同学。是什么原因把马加爵逼上了绝路?马加爵与四个受害者处于相近的社会地位,但问题在于他们都来自社会的较低层,封闭、保守、狭隘等缺陷在他们身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些缺陷是不分场合、不分对象的,它无时无处不在发挥着作用。实际上,贫困与仇富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贫困造成的自卑不一定非得通过“杀富”表现出来,对马加爵事件而言,贫



困也许不是直接原因,但却可能是最终源头。“从物质性‘经济’资本演化而来并以一种虚假的面目出现的象征资本(即“文化资本”——引者注),按照它可以在何种程度上掩盖其自身是一种源自‘物质’形态资本的事实,并且此后也能够继续掩盖这一事实,创造着一种固有的效用。”<sup>[8]187</sup>这一分析从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关系的角度,揭示出文化资本的“遮蔽”功能。

过去人们往往把文化资本的“隐蔽”功能理解为上层阶级进行支配与剥削的一种有效手段。实际上,布尔迪厄所说的文化资本的隐蔽功能包括了更为广泛的内容。他并非总是从阶级支配的角度来理解象征资本的“隐蔽”功能的,在许多场合他也将这一功能解释为一种“集团性误认”,即集团全体成员的一种合谋。在对马加爵事件的反思中,我们就更应当从“合谋”的角度来分析文化资本的“隐蔽”功能,而且,要意识到,这种“合谋”也往往是在无意识情况下进行的,这也正是“隐蔽”之所谓“隐蔽”的奥妙所在。具体而言,把马加爵事件的原因归咎为主人公心理上的病态甚至是变态,从而忽视其社会文化上的深层根源,正是文化资本遮蔽功能的体现。

这种遮蔽功能不仅导致了人们对马加爵的“妖魔化”,也导致了对高考状元的扭曲评价。正如布尔迪厄所言,“被神化的精英群体不仅有别于其他群体,与其他群体相分离,而且还得到了别人和他们自己的认同,就好像他们真的名副其实。”<sup>[1]28</sup>这就是通过文化资本再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炼金术效果,这种效果,模糊了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的区别,模糊了文化资本的具体状态与体制状态的区别,从而模糊了高考状元和职场状元的差别。所以《报告》的作者才会“旗帜鲜明”地告诫学界精英们:“文凭不等于水平,学历不等于能力”;“学历只能证明你接受过高等教育,能力怎么样?要靠到社会上去打拼和实践来证明。”<sup>[1]28</sup>

对于这一点,布尔迪厄说得好:“谁也不能否认,在传播知识和本领方面,尽管学校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神奇,但是它确实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学校对于权力和特权的分配,以及对于这一分配的合法性同样一直都起着更大的促进作用,这一点也是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sup>[6]202</sup>这就进一步揭示了文化资本作为社会炼金术的实质作用:在表面上的文化再生产背后实现权力的再生产。学校的作用主要集中于文化资本的运作上,正是通过文化资本,它神奇地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不仅在传播知识方面,更重要的是在权力再生产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教育体制正是通过它在个人或者集体的雇佣交易中所扮演的决定性的角色直接促进着社会类别的再生产,其中雇主企图以最少的费用确保称号所确保的能力,雇员则希望兑现他们的文凭所具有的权利。”<sup>[6]211-212</sup>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在意的并非技术性的能力或者纯粹的能力,他们在乎的是象征性的证书称号或者社会头衔。这就是“能力的不确定性”。<sup>[6]201</sup>这也就是文化资本的社会炼金术作用的集中体现。

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身边存在着这样“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批评大学生理论脱离实际,另一方面又将文凭作为重要的甚至是必备的评价尺度。当然,如果在获得了以证书为标志的制度状态的文化资本的同时,也能兼顾文化资本的具体状态(客观状态的文化资本是一种物质载体),那最好不过;当两者无法兼顾时,前者就占据了绝对的支配地位,因为“当涉及到霸权者的时候,学校授予的特权总是优先满足社会再生产的迫切需要,而不是技术再生产的迫切需要”<sup>[6]211</sup>。所以,虽然喋喋不休地抱怨大学生理论脱离实际、高分低能,但没有哪一个权势部门放弃对学历的要求和对分数的重视。可以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高考状元是否等同于职场状元,也不在于是否意识到“文凭不等于水平,学历不等于能力”,而在于能否意识到高考状元与职场状元、文凭与水平、学历与能力各自属于的场域,各自作用的范围。但是,人们往往容易忽视这种区别。

可见,通过教育这种特殊的暴力,社会炼金术悄悄地发生着巨大的效力,充分体现出“教育制度通过承认文化资本的世袭性传递而为社会结构的再生产所作的贡献”<sup>[5]194</sup>,在教育系统的作用下,整个社会的“区隔”工程得以隐蔽化和合理化。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被推到社会金字塔塔尖的人是比尔·盖茨(代表经济权威)、恺撒(代表政治权威)和亚里士多德(代表文化权威)三者合一,那就自然是求之不得,皆大欢喜了;但如果不是,那也不能归咎教育,因为这不在它考虑(或者说能力)范围之内。明白了这一点,就不会再谴责高考状元不能成为职场状元了。

## 参考文献:

- [1]中国校友会网大学评价课题组. 中国高考状元职业状况调查报告[R]. 北京:中国校友会网,2007.
- [2]张意. 文化与符号权力: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导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 [3]张意. 文化资本[C]//文化研究:第5辑. 陶东风,金元浦,高丙中.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 [4][美]乔纳森·特纳. 社会学理论的结构[M]. 邱泽奇,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 [5][法]布尔迪厄. 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M]. 包亚明,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 [6][法]布尔迪厄. 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M]. 杨亚平,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7][美]麦克洛斯基. 社会科学的措辞[M]. 许宝强,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 [8]BOURDIEU P.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
- [9]朱伟珏.“资本”的一种非经济学解读[J]. 社会科学,2005(6).
- [10][法]布尔迪厄,帕斯隆. 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M]. 邢克超,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 [11][法]布尔迪厄,帕斯隆. 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M]. 邢克超,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51.
- [12][法]布尔迪厄,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M]. 李康,李猛,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2.

## Interpretation of Modern Education Problems in Terms of “Cultural Capital”

CHEN Zhuo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Zhejiang Police College, Hangzhou, Zhejiang 310053, China)*

**Abstract:** Bourdieu's theory of “culture capital” has produced broad impact in today's world. Cultural capital—informal interpersonal skills, habits, attitudes, language, manner, education level, style and way of life, could be divided into cultural competence, cultural products and cultural labels. Family education and school education are the two kinds of reproduc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Cultural capital plays a shadowing function and can achieve an “alchemy” effect, leading to a concealment of “segmentation” and rationalization of the society. Interpreting classical stories and living issues with the theory can provide us with new perspectives for today's education reform and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in China.

**Key words:** Bourdieu; “cultural capital”; interpretation from modern perspectives

(责任编辑:于凤银)